

西夏诗歌用韵考

□ 聂鸿音

摘要：本文把两部西夏诗文集里的押韵字归纳为三个“韵部”，指出西夏诗歌中的同用韵现象是当时实际口语的反映，与机械模仿中原韵书分韵的《文海》有所不合。此前，人们构拟的西夏语音系统过分拘泥于《文海》分韵，是因为缺乏对西夏韵书性质的先期论证。

关键词：西夏语；诗歌；韵部；《文海》

作者简介：聂鸿音（1954—），男，北京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文献学。

通过归纳古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可以大致得知作者口语的某些特点，借以验证已有的音系构拟结论，这是汉语音韵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本文试图采用这种方法来讨论西夏的韵母系统，研究结果表明西夏韵书《文海》不像是党项语的忠实再现，进一步说，《文海》的性质是学界在着手构拟西夏语音系统之前必须仔细考虑的前提。

1926年，聂历山研究了几件附有藏文注音的西夏文佛经残片，指出其中一件含有一首七言十二句的残“偈”，一律押i韵^①。这是西夏韵文的概念首次进入学界视野，只不过聂历山的意见在今天看来并非全无可疑，因为残片上的韵脚仅表现为奇数句尾同一个“𐵇” mji¹ 字的多次重复^{[1] 34-35}，照例不宜算作真正的押韵，何况按照佛经的传统体裁，由外民族文字译来的偈颂一般不会是韵文。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对西夏原创作品的解释上。克恰诺夫在1989年分析过西夏宫廷诗“造字师颂”的格律^[2]，其中像是韵脚的地方也无非“𐵇” lhji²、“𐵇” dji²等字在排比句中的反复使用，而其他地方“韵脚”的出现似无规律可循。看来这类例子应该视为诗文用字在特定位置上的偶合，而非作者有意施展的文学手段。

2001年,荒川慎太郎对西夏韵例进行了真正意义上的整理研究。他在一篇出色的论文里指出了西夏文《三代相照语文集》里的五首诗存在押韵现象,并据以讨论了西夏语同一个元音音位内不同韵类之间的“同用”关系^[3]。其后,孙伯君又在《贤智集》里发现了大量同样类型的韵语^[4]。根据迄今所知,《三代相照语文集》和《贤智集》是收录西夏押韵资料最多的文献。本文即试图对这两部书中的资料加以综合,希望通过分析具体的韵例引发针对西夏韵书《文海》性质以及西夏音系构拟前提的进一步思考。

通过此前对西夏文学作品的初步考察,我们得知,西夏人以党项民间风格创作的杂言体诗歌以及仿中原风格的骈体文一般仅强调对仗而不强调押韵^[5],真正押韵的作品都是以汉文古风或者坊间俗曲为蓝本的拟作,其句式一般为五言或七言,偶尔杂以三言,有些作品的标题上甚至还保留着“杨柳枝”之类的中原曲牌名。在中原诗歌影响下产生的西夏作品遵循着中原传统的押韵习惯——在最常见的五言和七言古风中,通常是偶数句入韵而奇数句不入韵。例如《贤智集》里“劝亲修善辩”结尾那首七言诗的前四联:

衞玠總稱形影隨，猶猶猶猶猶（韻）。

娼娼娼 簪簪簪 簪 (韵)。

網罟蟲虱駭淅淅，慨敢隨矛鬪苑礫（韻）。

像中原的诗歌一样，西夏诗歌的首句也是既可以入韵又可以不入韵。《贤智集》里“劝骄辩”开头的五言诗是首句入韵的例子：

麤糲餅舂脰，縵隨縵縵縵（韻）。

緝結縈尾翹，隸觴翫發韶（韻）。

中国文学史上出现过每句用韵的诗歌（所谓“柏梁体”）。与此相应，西夏民间俗曲（曲子辞）风格的押韵同样不一定限于偶数句，奇数句也经常可以入韵。《三代相照语文集》里“人水道人受觉歌”的前两阕是每句入韵的例子^④：

𢇛𢇛𢇛𢇛 (韵), 𢇛𢇛𢇛𢇛 (韵)。𢇛𢇛𢇛𢇛𢇛𢇛 (韵), 𢇛𢇛𢇛𢇛 (韵)。

参照汉文《诗经》韵字的整理经验，我们相信符合以上规律的句尾西夏字应该入韵，

反之就不入韵。当然，西夏诗歌偶尔会出现失韵的情况^⑤，而且不像中原格律诗那样刻意避免使用相同的字，这尽管反映了西夏俗文学不成熟的一面，但与我们正确判断押韵字的基本原则并无矛盾——经常在偶数句末一起使用的那些字应该是入韵的。

《三代相照语文集》

“法雨尊者闲乐歌”（七言）：霞襟纓緡繡纓

“赞师之像偈”（七言）：娑婆世界娑婆主，

“八禁法规偈”（杂言）：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𠄎

𪔐𪔑𪔒𪔓𪔔⑥ 𪔕𪔖𪔗𪔘𪔙𪔚𪔛𪔜𪔝𪔞𪔟𪔠𪔡𪔢𪔣𪔤𪔥𪔦𪔧𪔨𪔩𪔪𪔫𪔬𪔭𪔮𪔯𪔰𪔱𪔲𪔳𪔴𪔵𪔶𪔷𪔸𪔹𪔺𪔻𪔼𪔽𪔾𪔿𪕀𪕁𪕂𪕃𪕄𪕅𪕆𪕇𪕈𪕉𪕊𪕋𪕌𪕍𪕎𪕏𪕐𪕑𪕒𪕓𪕔𪕕𪕖𪕗𪕘𪕙𪕚𪕛𪕜𪕝𪕞𪕟𪕠𪕡𪕢𪕣𪕤𪕥𪕦𪕧𪕨𪕩𪕪𪕫𪕬𪕭𪕮𪕯𪕰𪕱𪕲𪕳𪕴𪕵𪕶𪕷𪕸𪕹𪕺𪕻𪕼𪕽𪕾𪕿𪖀𪖁𪖂𪖃𪖄𪖅𪖆𪖇𪖈𪖉𪖊𪖋𪖌𪖍𪖎𪖏𪖐𪖑𪖒𪖓𪖔𪖕𪖖𪖗𪖘𪖙𪖚𪖛𪖜𪖝𪖞𪖟𪖠𪖡𪖢𪖣𪖤𪖥𪖦𪖧𪖨𪖩𪖪𪖫𪖬𪖭𪖮𪖯𪖰𪖱𪖲𪖳𪖴𪖵𪖶𪖷𪖸𪖹𪖺𪖻𪖼𪖽𪖾𪖿𪗀𪗁𪗂𪗃𪗄𪗅𪗆𪗇𪗈𪗉𪗊𪗋𪗌𪗍𪗎𪗏𪗐𪗑𪗒𪗓𪗔𪗕𪗖𪗗𪗘𪗙𪗚𪗛𪗜𪗝𪗞𪗟𪗠𪗡𪗢𪗣𪗤𪗥𪗦𪗧𪗨𪗩𪗪𪗫𪗬𪗭𪗮𪗯𪗰𪗱𪗲𪗳𪗴𪗵𪗶𪗷𪗸𪗹𪗺𪗻𪗼𪗽𪗾𪗿𪘀𪘁𪘂𪘃𪘄𪘅𪘆𪘇𪘈𪘉𪘊𪘋𪘌𪘍𪘎𪘏𪘐𪘑𪘒𪘓𪘔𪘕𪘖𪘗𪘘𪘙𪘚𪘛𪘜𪘝𪘞𪘟𪘠𪘡𪘢𪘣𪘤𪘥𪘦𪘧𪘨𪘩𪘪𪘫𪘬𪘭𪘮𪘯𪘰𪘱𪘲𪘳𪘴𪘵𪘶𪘷𪘸𪘹𪘺𪘻𪘼𪘽𪘾𪘿𪙀𪙁𪙂𪙃𪙄𪙅𪙆𪙇𪙈𪙉𪙊𪙋𪙌𪙍𪙎𪙏𪙐𪙑𪙒𪙓𪙔𪙕𪙖𪙗𪙘𪙙𪙚𪙛𪙜𪙝𪙞𪙟𪙠𪙡𪙢𪙣𪙤𪙥𪙦𪙧𪙨𪙩𪙪𪙫𪙬𪙭𪙮𪙯𪙰𪙱𪙲𪙳𪙴𪙵𪙶𪙷𪙸𪙹𪙺𪙻𪙼𪙽𪙾𪙿𪚀𪚁𪚂𪚃𪚄𪚅𪚆𪚇𪚈𪚉𪚊𪚋𪚌𪚍𪚎𪚏𪚐𪚑𪚒𪚓𪚔𪚕𪚖𪚗𪚘𪚙𪚚𪚛𪚜𪚝𪚞𪚟𪚠𪚡𪚢𪚣𪚤𪚥𪚦𪚧𪚨𪚩𪚪𪚫𪚬𪚭𪚮𪚯𪚰𪚱𪚲𪚳𪚴𪚵𪚶𪚷𪚸𪚹𪚺𪚻𪚼𪚽𪚾𪚿𪛀𪛁𪛂𪛃𪛄𪛅𪛆𪛇𪛈𪛉𪛊𪛋𪛌𪛍𪛎𪛏𪛐𪛑𪛒𪛓𪛔𪛕𪛖𪛗𪛘𪛙𪛚𪛛𪛜𪛝𪛞𪛟𪛠𪛡𪛢𪛣𪛤𪛥𪛦𪛧𪛨𪛩𪛪𪛫𪛬𪛭𪛮𪛯𪛰𪛱𪛲𪛳𪛴𪛵𪛶𪛷𪛸𪛹𪛺𪛻𪛼𪛽𪛾𪛿𪜀𪜁𪜂𪜃𪜄𪜅𪜆𪜇𪜈𪜉𪜊𪜋𪜌𪜍𪜎𪜏𪜐𪜑𪜒𪜓𪜔𪜕𪜖𪜗𪜘𪜙𪜚𪜛𪜜𪜝𪜞𪜟𪜠𪜡𪜢𪜣𪜤𪜥𪜦𪜧𪜨𪜩𪜪𪜫𪜬𪜭𪜮𪜯𪜰𪜱𪜲𪜳𪜴𪜵𪜶𪜷𪜸𪜹𪜺𪜻𪜼𪜽𪜾𪜿𪝀𪝁𪝂𪝃𪝄𪝅𪝆𪝇𪝈𪝉𪝊𪝋𪝌𪝍𪝎𪝏𪝐𪝑𪝒𪝓𪝔𪝕𪝖𪝗𪝘𪝙𪝚𪝛𪝜𪝝𪝞𪝟𪝠𪝡𪝢𪝣𪝤𪝥𪝦𪝧𪝨𪝩𪝪𪝫𪝬𪝭𪝮𪝯𪝰𪝱𪝲𪝳𪝴𪝵𪝶𪝷𪝸𪝹𪝺𪝻𪝼𪝽𪝾𪝿𪞀𪞁𪞂𪞃𪞄𪞅𪞆𪞇𪞈𪞉𪞊𪞋𪞌𪞍𪞎𪞏𪞐𪞑𪞒𪞓𪞔𪞕𪞖𪞗𪞘𪞙𪞚𪞛𪞜𪞝𪞞𪞟𪞠𪞡𪞢𪞣𪞤𪞥𪞦𪞧𪞨𪞩𪞪𪞫𪞬𪞭𪞮𪞯𪞰𪞱𪞲𪞳𪞴𪞵𪞶𪞷𪞸𪞹𪞺𪞻𪞼𪞽𪞾𪞿𪟀𪟁𪟂𪟃𪟄𪟅𪟆𪟇𪟈𪟉𪟊𪟋𪟌𪟍𪟎𪟏𪟐𪟑𪟒𪟓𪟔𪟕𪟖𪟗𪟘𪟙𪟚𪟛𪟜𪟝𪟞𪟟𪟠𪟡𪟢𪟣𪟤𪟥𪟦𪟧𪟨𪟩𪟪𪟫𪟬𪟭𪟮𪟯𪟰𪟱𪟲𪟳𪟴𪟵𪟶𪟷𪟸𪟹𪟺𪟻𪟼𪟽𪟾𪟿𪠀𪠁𪠂𪠃𪠄𪠅𪠆𪠇𪠈𪠉𪠊𪠋𪠌𪠍𪠎𪠏𪠐𪠑𪠒𪠓𪠔𪠕𪠖𪠗𪠘𪠙𪠚𪠛𪠜𪠝𪠞𪠟𪠠𪠡𪠢𪠣𪠤𪠥𪠦𪠧𪠨𪠩𪠪𪠫𪠬𪠭𪠮𪠯𪠰𪠱𪠲𪠳𪠴𪠵𪠶𪠷𪠸𪠹𪠺𪠻𪠼𪠽𪠾𪠿𪡀𪡁𪡂𪡃𪡄𪡅𪡆𪡇𪡈𪡉𪡊𪡋𪡌𪡍𪡎𪡏𪡐𪡑𪡒𪡓𪡔𪡕𪡖𪡗𪡘𪡙𪡚𪡛𪡜𪡝𪡞𪡟𪡠𪡡𪡢𪡣𪡤𪡥𪡦𪡧𪡨𪡩𪡪𪡫𪡬𪡭𪡮𪡯𪡰𪡱𪡲𪡳𪡴𪡵𪡶𪡷𪡸𪡹𪡺𪡻𪡼𪡽𪡾𪡿𪢀𪢁𪢂𪢃𪢄𪢅𪢆𪢇𪢈𪢉𪢊𪢋𪢌𪢍𪢎𪢏𪢐𪢑𪢒𪢓𪢔𪢕𪢖𪢗𪢘𪢙𪢚𪢛𪢜𪢝𪢞𪢟𪢠𪢡𪢢𪢣𪢤𪢥𪢦𪢧𪢨𪢩𪢪𪢫𪢬𪢭𪢮𪢯𪢰𪢱𪢲𪢳𪢴𪢵𪢶𪢷𪢸𪢹𪢺𪢻𪢼𪢽𪢾𪢿𪣀𪣁𪣂𪣃𪣄𪣅𪣆𪣇𪣈𪣉𪣊𪣋𪣌𪣍𪣎𪣏𪣐𪣑𪣒𪣓𪣔𪣕𪣖𪣗𪣘𪣙𪣚𪣛𪣜𪣝𪣞𪣟𪣠𪣡𪣢𪣣𪣤𪣥𪣦𪣧𪣨𪣩𪣪𪣫𪣬𪣭𪣮𪣯𪣰𪣱𪣲𪣳𪣴𪣵𪣶𪣷𪣸𪣹𪣺𪣻𪣼𪣽𪣾𪣿𪤀𪤁𪤂𪤃𪤄𪤅𪤆𪤇𪤈𪤉𪤊𪤋𪤌𪤍

“三大断歌”（杂言）：禪禪竹憐／鬱菴騰縱緝霞靄翳鬱騰鬱菴甄／矯矯

“火焰偈”（杂言）：娑嚧羯訖娑嚧羯訖娑嚧羯訖

“众老指要患纲偈”(五言): 𪛗𪛗𪛗𪛗𪛗𪛗 / 𪛗𪛗𪛗𪛗𪛗𪛗 / 𪛗𪛗𪛗𪛗𪛗𪛗𪛗𪛗𪛗^⑦

“心行法”（七言）：惛惛而矯矯，熒熒而熒熒，毳毳而毳毳，毳毳而毳毳。

“先入謁”(七言)：彥巍巍縱舞雩窈窕儼熾熾玃玃觚觚鸞鸞鸞鸞

“日行歌”（七言）：𪛗𪛗 / 𪛗𪛗 / 𪛗𪛗𪛗𪛗

“正眼偈”（七言）：般若無能逢適數

“劝诫成道偈”（五言）：修悌羶羶終娉／徽鋒／娉麗^⑧ 娉羶娉羶

“常粮偈”（七言）：𪛗𪛗𪛗𪛗𪛗𪛗𪛗

“依礼经日偈”（五言）：媛飭嫌迳迳甬

“平平心行偈”（五言）：娼園娼霸彘猓娼疹

“安居偈”（五言）：諸惡皆盡，眾善奉行。

“见行偈”（七言）：𪛗𪛗𪛗𪛗

“禁戒偈”（五言）：𠄎𠄎𠄎𠄎𠄎

“坐帐偈”（五言）：姳媚絳媚

三

汉语音韵学界在归纳《诗经》韵部的时候遵循着这样一个推理,即“ $\because A=B, B=C, \therefore A=C$ ”,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甲字可以和乙字押韵,且乙字又可以和丙字押韵,那么即使没有实际文献的证据,也可以判断甲字一定可以和丙字押韵。根据这个推理,我们可以把整理出的西夏韵字初步归纳成三个韵部。在下面的字表中,西夏韵的标号遵照西夏学界通常的习惯^⑩,同一个韵内西夏字的排列次序依据《韵镜》一系汉语等韵图,音韵地位不详的字列在每个韵部最后。每个西夏字后面的标音来自李范文先生转引的龚煌城构拟建议^[6],其中偶然出现的笔误直接据龚煌城的西夏语音系统改正,一般不再另出校语。

1. /u/部

R1 (平 1 韵/上 1 韵): 𐰇 bu¹, 𐰈 ku¹, 𐰉 gu¹, 𐰊 khu¹, 𐰋 lwu¹/𐰌 bu², 𐰍 tsu², 𐰎 swu², 𐰏·u², 𐰐 lwu²

R2 (平 2 韵/上 2 韵): 𐰑 tshju¹, 𐰒 džu¹/𐰓 džu², 𐰔 ju², 𐰕 lju²

R3 (平 3 韵/上 3 韵): 𐰖 dju¹, 𐰗 gju¹/𐰘 dju², 𐰙 sju², 𐰚 lju², 𐰛 ljwu²

R4 (平 4 韵/上 4 韵): 𐰜 du¹

R5 (平 5 韵/上 5 韵): 𐰝 thwu¹/𐰞 phu², 𐰟 dzu²

R7 (平 7 韵/上 6 韵): 𐰠 sju¹, 𐰡 ju¹/𐰢 dju², 𐰣 gju², 𐰤 džu²

R50 (平 48 韵): 𐰥 sjwo¹

R51 (平 49 韵/上 42 韵): /𐰦 to², 𐰧 do²

R53 (平 51 韵/上 44 韵): /𐰨 phjo², 𐰩 sjwo²

R54 (平 52 韵/上 45 韵): 𐰪 pho¹/

R55 (平 53 韵/上 46 韵): 𐰫 bio¹/

R57 (平 55 韵/上 48 韵): /𐰬 njow²

R61 (平 58 韵/上 51 韵): /𐰭 ku²

R62 (平 59 韵/上 52 韵): 𐰮 dju¹, 𐰯 kju¹, 𐰰 gju¹, 𐰱 tsju¹, 𐰲 lju¹/𐰳 lhju², 𐰴 dzju², 𐰵 sju²

R75 (平 72 韵/上 64 韵): /𐰶 ljo²

R81 (平 76 韵/上 70 韵): 𐰷 jur¹, 𐰸 rjur¹/

R95 (平 89 韵/上 80 韵): 𐰹 wor¹/

R97 (平 91 韵/上 82 韵): /𐰺 now²

声韵不详: 𐰻、𐰼

2. /i/部^⑪

R8 (平 8 韵/上 7 韵): /𐰽·we²

R9 (平 9 韵/上 8 韵): 𐰿 khie¹, 𐱀 gie¹/𐱁 kie²

R10 (平 10 韵/上 9 韵): 𐱂 wji¹, 𐱃 dži¹/𐱄 sjwi², 𐱅 lji²

R11 (平 11 韵/上 10 韵): 𐱆 phji¹, 𐱇 thji¹, 𐱈 thjwi¹, 𐱉 tshji¹, 𐱊 tshji¹, 𐱋 zji¹, 𐱌 ji¹, 𐱍 lhjwi¹/𐱎 bji², 𐱏 nji², 𐱐 njwi², 𐱑 gjii², 𐱒 tshji²

R13 (平 13 韵): 𐱓 gie¹

- R14 (平 14 韵/上 12 韵): 𪛗 lhji¹/𪛗 dji², 𪛗 sjwi²
- R28 (平 27 韵/上 25 韵): 𪛗 lə¹/
- R29 (平 28 韵/上 26 韵): 𪛗 śia¹/𪛗 tsia²
- R30 (平 29 韵/上 27 韵): 𪛗 lji¹/
- R31 (平 30 韵/上 28 韵): 𪛗 tsji¹, 𪛗 tsjwi¹, 𪛗 sjwi¹/𪛗 nji²
- R33 (平 32 韵/上 29 韵): 𪛗 lji¹/𪛗 nji²
- R34 (平 33 韵/上 30 韵): 𪛗 mej¹, 𪛗 sej¹/
- R35 (平 34 韵/上 31 韵): 𪛗 yiej¹, 𪛗 yiwej¹/
- R36 (平 35 韵/上 32 韵): 𪛗 wji¹, 𪛗 tshji¹, 𪛗 dzji¹, 𪛗 sjji¹/𪛗 wji², 𪛗 tsji², 𪛗 dzji², 𪛗 sjwi²
- R37 (平 36 韵/上 33 韵): 𪛗 pji¹, 𪛗 phji¹, 𪛗 mji¹, 𪛗 tji¹, 𪛗 nji¹, 𪛗 gji¹, 𪛗 𪛗 jji¹, 𪛗 lji¹/𪛗 bji², 𪛗 tji², 𪛗 𪛗 dzji², 𪛗 nji², 𪛗 tsji², 𪛗 sjji², 𪛗 lji², 𪛗 lhji²
- R38 (平 37 韵/上 34 韵): 𪛗 khej¹/
- R40 (平 39 韵/上 35 韵): 𪛗 dji¹, 𪛗 khji¹, 𪛗 gjji¹, 𪛗 tshji¹, 𪛗 dzji¹, 𪛗 jji¹, 𪛗 lji¹/𪛗 bji², 𪛗 dji², 𪛗 dzji², 𪛗 sjji², 𪛗 𪛗 lji²
- R42 (平 41 韵/上 36 韵): 𪛗 sjwi¹/
- R43 (平 42 韵/上 37 韵): 𪛗 bji¹, 𪛗 tji¹, 𪛗 dzji¹, 𪛗 sjwi¹, 𪛗 tshji¹, 𪛗 tshjwi¹, 𪛗 sjji¹/𪛗 bji², 𪛗 dji², 𪛗 dzji², 𪛗 lji²
- R44 (平 43 韵/上 38 韵): 𪛗 swew¹, 𪛗 lhew¹/𪛗 lew²
- R63 (平 60 韵/上 53 韵): /𪛗 kiej²
- R64 (平 61 韵/上 54 韵): 𪛗 phji¹, 𪛗 bji¹, 𪛗 tji¹, 𪛗 dji¹, 𪛗 kji¹, 𪛗 gjji¹, 𪛗 dzji¹, 𪛗 zji¹, 𪛗 dzji¹, 𪛗 lji¹/𪛗 bji², 𪛗 tshji², 𪛗 zji², 𪛗 lji², 𪛗 lji², 𪛗 lhji² ②
- R65 (平 62 韵/上 55 韵): 𪛗 tji¹, 𪛗 lji¹/𪛗 tji², 𪛗 𪛗 lji²
- R69 (平 66 韵/上 59 韵): /𪛗 yie²
- R70 (平 67 韵/上 60 韵): 𪛗 lji¹/𪛗 wji², 𪛗 tji², 𪛗 dji², 𪛗 lhji²
- R72 (平 69 韵/上 61 韵): 𪛗 sjji¹, 𪛗 lji¹/𪛗 lji², 𪛗 dzji¹
- R77 (平 73 韵/上 66 韵): /𪛗 rej²
- R79 (平 74 韵/上 68 韵): /𪛗 mji², 𪛗 jji², 𪛗 𪛗 rji²
- R84 (平 79 韵/上 72 韵): 𪛗 rji¹/𪛗 kji², 𪛗 rji²
- R90 (平 84 韵/上 76 韵): /𪛗 dwə²
- R92 (平 86 韵/上 77 韵): 𪛗 gjwi¹, 𪛗 dzjwi¹/𪛗 jji², 𪛗 rji²
- R93 (平 87 韵/上 78 韵): 𪛗 dwew²
- R101 (平 93 韵/上 86 韵): 𪛗 tsji¹/𪛗 tsji², 𪛗 jji²
- 声韵不详: 𪛗、𪛗、𪛗、𪛗
3. /a/部
- R17 (平 17 韵/上 14 韵): /𪛗 dza²
- R18 (平 18 韵/上 15 韵): 𪛗 tsia¹/

R25 (平 24 韵/上 22 韵): 𪛗 sā¹/

R66 (平 63 韵/上 56 韵): /𪛗 da², 𪛗 la²

R85 (平 80 韵/上 73 韵): 𪛗 rar¹/

四

上面整理的韵部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即党项人做诗用韵的标准相当宽松。按照中原人写诗或读诗的习惯,其中大概只有同一韵摄内部的“临韵通押”可以接受,比如同属第 1 摄的第 1 韵至第 7 韵通押、同属第 9 摄的第 50 韵至第 57 韵通押,同属第 2 摄的第 8 韵至第 14 韵通押、同属第 5 摄的第 28 韵至第 33 韵通押,等等^②。除此之外,我们看到西夏诗歌用韵还有以下特点是唐宋古体诗歌所不具备的。

1. 平声字和上声字可以通押,声调差别在西夏诗歌中不见反映。
2. 相邻的韵摄可以通押,元音舌位高低较明显的差别在西夏诗歌中不见反映。
3. 普通元音和相应的紧喉元音可以通押,元音的松紧差别在西夏诗歌中不见反映。
4. 普通元音和相应的卷舌元音可以通押,元音卷舌与否的差别在西夏诗歌中不见反映。

前两个特点不妨看成民间作品共有的缺陷,例如当代中国最著名的歌曲《东方红》首阙以“红” hóng、“升” shēng、“东” dōng、“星” xīng 为韵,四个押韵字中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声调和三个不同的主元音,尽管与文人讲求的韵律不符,但也没有给人太多异样的感觉。当然,《东方红》韵脚差强人意的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助共有的鼻音韵尾 ng 来实现的,而对于辅音韵尾贫乏的西夏语来说,主元音不同所造成的不和谐感可能会略为明显一些。在前面的韵例里出现了前元音 i 和 e 同在一部、后元音 u 和 o 同在一部的现象,则更会加重我们对西夏诗歌“韵缓”的认识。

后两个特点与当前人们对西夏语音的阐释有关。苏敏和克恰诺夫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发现,西夏韵书里同一声调内部各韵的排列表现为一大三小的四个循环组,但没有资料能够证明各循环组之间的音质区别^[7]。后来西田龙雄作出了一个著名的假定,即把其中由第 1 韵至第 58 韵构成的“大循环”解释为“普通元音系列”,把由第 59 韵至第 75 韵构成的“小循环”解释为“紧喉元音系列”,把第 76 韵以后的“小循环”解释为“卷舌元音系列”^[8]。应该承认,西田先生对紧喉元音和卷舌元音的构拟理由并不能令人完全信服,但无论如何,这几个韵母系列的划分却是始终让学界确信不疑的。现在的问题是,藏缅语族彝语支的不少语言都有松紧元音和平舌卷舌元音的对立,在这些语言中,松元音与紧元音、平舌元音与卷舌元音给予母语者的听觉感受截然不同,即使是在用韵最为宽缓的民间俗文学作品中,这些元音一般也不会被用作同一首诗的韵脚,而现在我们既然看到所谓“紧元音韵母”和“卷舌元音韵母”频频与普通元音押韵,那么,难免会对此前人们构拟这两类特殊韵母的正确性产生怀疑。

关于这个问题,《番汉合时掌中珠》还可以提供汉字对音的佐证。从苏敏整理的资料中可以看到,《番汉合时掌中珠》在音译汉语普通元音的时候并没有仅仅选用带普通元音的西夏字,而是兼用了被人们构拟为紧元音或者卷舌元音的西夏字。例如西夏平声第 1 韵(页 6)、第 59 韵(页 38)和第 76 韵(页 46)的字同用来对译汉语读 u 的字,西夏平声第 11 韵(页 11-12)、第 67 韵(页 42)和第 86 韵(页 51)的字同用来对译汉语读 i 的字,等等^③。普

通元音、紧喉元音和卷舌元音在译音中同用,说明这三个元音系列之间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样大的音质区别,换句话说,西夏语元音的松紧和卷舌与否在番汉对音中同样不见反映。

如所周知,《番汉合时掌中珠》是西夏民间俗字书的代表,其中描摹党项口语读音的细致程度在全部西夏文献中首屈一指。现在我们既然看到西夏诗歌的押韵规律与《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对音规律基本相合,那么,自然可以相信西夏诗歌的押韵是以当时党项的口语读音为基础的。

五

《番汉合时掌中珠》的对音不能对西夏韵书《文海》形成印证,王静如曾经于此作出过解释,他猜想《文海》代表的是书面语言和文言,而《番汉合时掌中珠》代表的则是俗语和白话^[9]。现在需要考虑的是,假如《文海》确实代表的是“文言”,那么,在同一个时代的同一片地区,党项族人的书面语和口语之间怎么会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进一步说,《文海》的音韵系统真的来自一个当时实际存在的活语言么?

存世《文海》刻本的卷首序言已全部亡佚,《文海宝韵》抄本的序言也残损极为严重,虽经勉强缀合^[10],仍然不能为我们提供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我们对《文海》一类西夏韵书的编纂目的、编纂原则和编纂程序几乎一无所知,能够形成共识的只有一点,即《文海》的体例表明它是以《广韵》一系中原韵书为蓝本的。不过学者们没有继续讨论的是,所谓“以《广韵》为蓝本”实际上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西夏人首先整理研究了党项语的音韵系统,然后参照中原韵书体例编纂了一部党项语的韵书,目的是在国内用作诗文的押韵规范;第二,西夏人首先拿来了中原韵书的框架,然后按照大致的语音对应关系把自己的文字套进其中,目的是用作国人学习新创文字的工具。在这两种解释当中,我建议选择第二种。

本文整理的诗歌韵例说明《文海》并没有成为西夏文学创作的押韵规范,这一点可以确信无疑。需要补充的是,中原的《切韵》对当时的汉语音韵系统进行了细致的辨析,那并不是编者陆法言等几个人的功劳,而是魏晋南北朝以后300余年间众多学人知识积累的结果。与此相对,西夏皇帝敕命初编《文海》时距离西夏文字创制不过百年,如果说当时西夏国内有些知识人士能够准确分辨自己语言里单一的音素,那应该不无可能,但如果说他们有能力对自己的语言进行田野调查般的系统归纳和整理,恐怕难以令人置信。事实上,西夏的音韵学只是对中原的机械模仿,这固然使得党项学者能够正确地套用汉语音韵学的一部分概念和方法来解释党项语言,例如他们懂得对声母按“五音”或“七音”进行分类,也懂得利用反切来标注西夏字音,可是,一旦遇到不能应用于西夏语的汉语音韵学术语时,他们就会感到无法理解,例如西夏语里没有“四声”,于是,他们在翻译汉语的“平”、“上”、“去”、“入”这四个声调名称时竟荒唐地采用了意译^[11]122-123。当然,我们也并不是说西夏人全无创新,例如他们知道根据“七音”次序来重新编排《文海》韵内的诸纽,这无疑比《广韵》一系韵书杂乱无章的声纽排列显得高明,只不过这种漂亮的处理方法应该视为词典编纂的技术手段,恐怕并非出自音系学的深层考虑。

现存资料不足以确证《文海》的真正来源,也许当年西夏人的参考书除了《广韵》之外还有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和《说文解字篆韵谱》之类^[12],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说,《文海》尽管在推广和规范西夏文字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但就编纂体例而言,它却

是一部“削足适履”的作品，编者的一切努力都是要把党项语音系统强行纳入中原韵书所表现的中古汉语语音系当中。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全部存世语料——番汉对音、藏文注音以及本文总结的诗歌用韵都不能印证《文海》分韵的缘故，也可以理解西夏学家在没有足够实证的情况下使用紧元音和卷舌元音来区别《文海》韵摄的理由。很明显，《文海》的分韵与《广韵》一样苛细，人们在构拟中古汉语的时候可以借助 m、n、ŋ、p、t、k 这六个辅音韵尾来把许多主元音相同的韵区分开，而西夏语的辅音韵尾至多只有一个^⑤，导致人们在构拟西夏语音时不能使用像构拟汉语那样多的区分手段，捉襟见肘就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像我们所感觉到的，《文海》分韵仅仅是人造的系统而非党项语言的实录，那么，我们构拟西夏语的前提条件就难免发生动摇。我们似乎应该建立这样一个概念，即《文海》分出的上百个韵在党项人的口语中并非个个读音不同，而现有的《文海》拟音更应该看成是对西夏字“声韵呼等”之类等韵地位的直观表述。事实上，我们不妨参照西夏文献里的番汉对音、藏文注音以及诗歌用韵为其中一些韵母作出相同的构拟，而不必拘泥于《文海》分韵，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利用一些人为的手段强行区分它们。

注释：

- ① Nicolas Nevsky, A Brief Manual of the Si-hia Characters with Tibetan Transcriptions, *Research Review of the Osaka Asiatic Society*, No. 4, 1926, p. 18.
- ② 这两部书的著录见З. И. Горбачева и Е. И. Кычанов, *Тангутские рукописи и ксилограф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3, стр. 54, 58.
- ③ 荒川慎太郎对《三代相照语文集》的西夏录文和日文翻译见《西夏诗の脚韵にられる韵母につい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所》20, 2001), 第 211-221 页。孙伯君对《三代相照语文集》和《贤智集》的录文和汉译分别见《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 年第 4 期)、《元代白云宗译刊西夏文献综考》(《文献》2011 年第 2 期)和《西夏曲子词〈杨柳枝〉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1 年第 6 期)。
- ④ 荒川慎太郎关注的那几首诗就是每句入韵的。
- ⑤ 本文所谓的“失韵”仅限于偶数句而言。“柏梁体”诗歌的奇数句若偶然出现失韵，我们一律算作正常的不入韵。
- ⑥ “𐵑”nwə¹ 失韵，依字义似当作“𐵑”tsji¹(知)。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个韵例。
- ⑦ “𐵑”yier¹ 失韵，或许是“𐵑”si¹(死)的误写。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个韵例。
- ⑧ “𐵑”sio¹ 字失韵。奇怪的是，这一联中相应上句的末一字却是入韵的：“𐵑”njwi²。似乎这一联上下句的位置互倒。
- ⑨ “𐵑”sju² 失韵，原因不明。
- ⑩ “𐵑”ŋwu¹ 失韵，或许是“𐵑”ljij²(见)的误写。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个韵例。
- ⑪ “𐵑”lhju² 失韵，依词义似当作“𐵑”rjir¹(获得)。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个韵例。
- ⑫ “𐵑”no² 失韵，原因不明。
- ⑬ “𐵑”ya¹ 失韵，原因不明。
- ⑭ “𐵑”ka²、“𐵑”wejr² 二字失韵。奇怪的是，这两联中相应上句的末一字却是入韵的：“𐵑”lji¹、“𐵑”wjijr²。似乎这两联上下句的位置互倒。
- ⑮ “𐵑”lia² 失韵，原因不明。
- ⑯ “𐵑”tshjij² 失韵，原因不明。
- ⑰ “𐵑”ŋwu¹ 失韵，或许是“𐵑”ljij²(见)的误写。下文的讨论不包括这个韵例。
- ⑱ “𐵑”tshju¹ 失韵，原因不明。
- ⑲ 经过整理的西夏韵标号见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1-24 页。

- ⑳ 荒川慎太郎《西夏诗の脚韵にられる韵母につい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20, 2001)把这个韵部的主元音构拟为 e。
- ㉑ “𐵑”字音韵地位据韩小忙《〈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39页。
- ㉒ “𐵑”字《夏汉字典》注音原误作 tha,据韩小忙《〈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第652页改。
- ㉓ “𐵑”、“𐵑”二字音韵地位据韩小忙《〈同音背隐音义〉整理与研究》,第579页。
- ㉔ 这里的韵摄归并遵照了西田龙雄的意见(《西夏语韵图〈五声切韵〉の研究》(上),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 1981),经过整理的西夏韵摄和韵类的对应关系见李范文主编《西夏语比较研究》,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第25-26页。
- ㉕ M. B. Софронов, *Грамматика тангутского языка*, vol. 2,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下面括号中是例子所在的该书页次。
- ㉖ 这个辅音韵尾可能是 n,也可能是 ŋ,尽管从感觉上说后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还是找不到决定性的证据。

参考文献:

- [1] 戴忠沛.西夏文佛经残片的藏文对音研究[D].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学位论文,2008.
- [2] E. И. 克恰诺夫.献给西夏文字创造者的颂诗[M]//赵明鸣,译,载白滨,等,编.中国民族史研究(二),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 [3] 荒川慎太郎.西夏诗の脚韵にられる韵母について——《三世属明言集文》所收西夏语诗[J].京都大学言语学研究(20),2001.
- [4] 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J].西夏研究,2010(4).
- [5] 聂鸿音.《文海》探源[J].固原师专学报,1990(3).
- [6] 李范文.夏汉字典[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7] M. V. Sofronov, E. I. Kychanov, Researches concerning the phonetics of the Tangut language,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18, 1965.
- [8] 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声切韵》の研究(上)[M]//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981.王静如.西夏语音系导言[J].民族语文,1982(2).
- [9] 王静如.西夏语音系导言[J].民族语文,1982(2).
- [10] 史金波.《文海宝韵》序言、题款译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1(4).
- [11] 西田龙雄.西夏语韵图《五声切韵》の研究(上)[M]//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981.
- [12] 聂鸿音.《文海》探源[J].固原师专学报,1990(3).

On the Rhyming Practice of Tangut Poems

NIE Hongyin

Abstract: Summing up the rhyming characters of Tangut poems into three categories, it is pointed out in the present paper that the phenomenon of rhyme combination, reflecting the oral language at that time,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Tangut rhyme dictionary *Wenhai* which proves to be an imitation of relevant Chinese dictionaries. Previous reconstruction of Tangut phonemic system rigidly adheres to the rhyme division in *Wenhai* and lacks some argumentation on the nature of *Wenhai* in advance.

Key words: Tangut language; poems; rhyme categories; *Sea of the Characters*

(责任编辑 魏淑霞)